

新編醉翁談錄

〔宋〕金盈之撰

新編醉翁談錄

〔宋〕金盈之撰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上海

新編醉翁談錄

〔宋〕金盈之撰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86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书号 198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8 字数 30,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定价 (7) 0.18 元

新編醉翁談錄目錄

卷之一 名公佳製

史丞相上梁文(二)

水碓古詩(三)

竹奴文(三)

約朋友結課檄書(四)

容膝齋致語(五)

御書扇銘(五)

清醇酒頌(六)

竹石銘(六)

溫公聯句(七)

棄竹杖詩(七)

卷之二 榮貴要覽

戊辰新恩遊御園錄(八)

含元殿(九)

曲江之宴(一〇)

同昌公主(一〇)

蓮池(一一)

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正月 元旦 立春

人日 送窮 (三)

二月 社日 寒食

(四)

三月 清明 上巳遊曲江

(一五)

卷之四 京城風俗記

四月 八日 浴佛

五月 端午

六月 (二九)

七月 七夕 乞巧

八月 中秋 拜月

九月

重陽 (三)

十月 一曰 煖鑪

十一月 冬至

十二月 除夜

卷之五 瑣闌異聞

日林國怪石(三)

賜輔國辟邪玉(三)

碧芙蓉爲異(四)

奉天之讖(四)

詩讖(五)

神仙術(三五)

金玉屑化爲胡蝶(三六)

雕木爲技術(三七)

酒山紫海之異(三八)

黃金蛇(三九)

元藏幾滄洲遇仙(三九)

羅浮先生(四〇)

懿宗佳識(四一)

九玉釵(四二)

聞步輦香(四三)

九花虬(四三)

卷之六 禪林叢錄

賀葉僧下山娶尼疏(四四)

棄吏爲僧疏(四五)

化度牒疏(四六)

化結路建橋疏(四七)

了禪師

與覺和尚下火(四五)

吏人下火(四六)

下火六事(四七)

撒土(四八)

祭虛一居士文(四九)

都院畫像(五〇)

雕佛餘錢度僧語(五一)

馮相坐禪(五二)

卷之七 平康巷陌記

平康總序(四二)

序妓子母所自(四三)

妓期遇保唐寺

○保原作寶，據正文及北里志南部新書改。

詩贈團兒二女(四四)

趙降眞(四四)

疊仙少有詩名(四五)

舉舉善識辨(四六)

因孃輕率(四七)

當兒詩筆(四八)

卷之八 平康巷陌記

德兒家燭有異香(四九)

令賓能詩筆(五〇)

蘇蘇和詩識進士(五一)

妓因得詩增重(五二)

潘瓊兒家繁盛(五三)

惜惜鍾情花月缺(五三)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一

從政郎新衡州錄事參軍金盈之撰

名公佳製

史丞相上梁文 嘉定己巳敕賜府第

奮身許國，端如柱石之擎天；崇德報功，可使樓臺之無地！不有間生之瑰傑，莫成協大之殊勳。方乾坤之氣，豁爾清夷；宜國家之典，舉於希闊。恭唯某官相門勳望，聖世儒宗。尙父素無二心，新傳衣鉢；阿衡咸有一德，感會風雲。挺孤忠於巖嶮之間，平巨姦於盤錯之日。祖宗基業，三百載反掌而安；南北生靈，億萬人息肩以樂。腹心鼇極，手翼龍樓。羣賢並進於清朝，公論大開於今日；肆酬偉烈，上簡淵衷。在相臣體國，固自忘家；而明主禮賢，莫優賜第。地靈闡祕，天緯開祥；於萬家闔闔之塵，得十頃靖深之趾。棟宇聳高於霄漢，軒窗覓絕於塵埃。煥然制作之規模，來從天上；恍若神仙之洞府，移在人間。不數晏嬰爽塏之居，且異馬周佳麗之宅。彰一人之體貌，新百辟之儀形。蓋凡有議論，欲問仲舒；而獨佩安危，尤資中令。敬請龜卜，肇舉虹梁；敢采歡聲，式彰善頌！

拋梁東，於赫曦輪麗太空，一自咸池洗氛翳，八紘都在照臨中。

拋梁南，仰矚宸居碧漢參，已辨致君新事業，坐看咸五與登三。

拋梁西，參井煙光望欲迷，萬里狼烽今已息，何須傳檄定羌氐！

拋梁北，聘使交馳正如織，百年盟好一朝新，端的皆由公相力。

拋梁上，望外晴嵐環碧嶂，不惟宸極竚公歸，北斗泰山誰不仰！

拋梁下，燕雀但知棲廣廈，幾多桃李荷栽培，準擬春風歸造化。

伏願上梁之後，德尊而神泰，心逸而體胖；紫宸□咫尺之遙，清閒有十行之寵。君臣千載，永爲

宗廟之棟梁；父子一門，並紀勳庸之彝鼎。

水碓古詩

生平志剛堅，打硬鐵石背。而何不自持，受制一泓水！眯目厭揚糠，折腰長爲米。俛仰不暫停，

瞥盪湯音殊不已。廩人欲繼粟，僕僕乃使已。銚鋤夜雨中，塵糝西風裏。亦有濟時材，野老勿輕

眎。鄰車久不轉，爲乏河九里。區區二千石，因而成事耳！

竹奴文

予以畏日虐晝，几案如鑪，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薪簞與筠枕，將追暑於須臾。臥既久而不

寐，汗如漿而浹膚，揮員箑以腕脫，

箑所甲反，雲同音。楚人謂扇曰箑。

咀堅冰而口喏。榻枕簞之三子，俄趨進以來

俱。同辭而言曰：『僕之鼻祖，宅於渭墟，有地千畝，富埒侯租。鈞月北海者，僉英主而赴風雲

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爲陶天衢。逮後來兮孫穉，遂枝分而派居。僕家寒而族冷，

無紹介之吹噓；顧以涼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以簞夫臺輿。今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僕等

烏可緘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圖！僕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體清而癯；儻受君之親倚，可

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諛。』予應曰：『俞，吾方思之。』乃遣長鬚三子具

□，而竹氏至予。予呼之前，曰：『汝以斧斤成質熱□；須憑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

德，采蘋之職，曷爲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旣以重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炯有清

明之鑒，而襲徹侯之爵；

炯戶頃反。

毛穎以翰墨之勳，而掇中書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與二君子

爲徒；今黜汝之僭號，而謂汝爲竹奴。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忤以缺望，遂銜

冤歸憾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豈謂是歟！妾久懼驚下而負乘，將乞骸以裁書。辱聞

陳而是正，庸迪陋以啓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失言以懷怨，甘貶爵而爲下執之趨！』

約朋友結課檄書

士懷居，不爲士，莫辭會友之文；人不恥，何若人，當廣齊賢之見。矧國家求士之詔甫及，而郡國貢英之典立行；如臨深淵，無宜羨魚，並驅中原，誰先得鹿？夢回槐國，還驚舉子之忙；戰鬩棘圍，肯效原夫之輩！自非磨犀角，擢象齒；安得附鳳翼，攀龍鱗！惟其一二而吹，必也多多益辦。白雪陽春，雖云寡和；高山流水，自有知音。況人人磨鐵硯之徒，箇箇奪錦標之手；文妙黃絹幼婦，賦高烏有、子虛。如或一日暴，十日寒；豈謂千人英，萬人傑！欲跨烏騅馬，須還扛鼎之人；不戰黃鶴樓，爭覩降旗之帥！詎可家自爲師，人自爲學；要知游必擇士，居必擇鄰。幸有王郎司講及時之得，可無劉氏益堅固姓之謀！過猶不及，惟茲四人；期而不至，其罰五百！凡我既盟之後，吾友從事於斯。點爾何如，異乎三子之撰；聊爾自謂，或有一日之長。待收拾芥之勳，當鼓焚舟之勇。益張士氣，橫飛得志之秋；大振家風，聯名澹墨之上。檄書所至，興議僉從。

容膝齋致語

寸地休心，或發置錐之謂；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非坐井以觀天，猶乘槎之間漢。案牘但求於細木，門閭不納於高車。斤斧論功，龜魚薦瑞。某技窮知止，興盡倦飛。半百年而日苦無多，又餘千稔；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安敢肆言！鷓鴣不過於一枝，鳳皇如翔於千仞。因山之麓，倚竹爲廬；每駐屐而少留，必橫琴而獨樂。塵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出橘州之景；曲肱而枕，可追槐里之歡。晝掩卷以盟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霧塞華懷，沈沈者所以敗也；風生圭竇，綽綽然有餘裕哉！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尙書孫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十字賜之，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後十七年，公之子臣樅屬某爲之銘。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祖，大人繼明。

手持三尺，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

功侔堯舜，德配禹天；卑宮菲食，吾無閒然。

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首尊，御於帝所。

著爲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

偉歟胡公，萬人之傑；耆儒宿艾，歷宗三葉。

扇出上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妙，宛若龍鸞。

璧月煌煌，光燭蔀室；子孫祝之，稽古之力。

清醇酒頌

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游絲落花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閑，鑒此杯面淥；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頭春。

竹石銘

劉文伯晚景次需之暇，於所居之側，妝飾一軒，瀟灑可人，其中一壁，但畫竹石而已；劉酷愛之，日游其中。江永之一日來訪，劉乃具酒，拉親舊飲於是軒。永之既醉，忽舉筆題兩句於畫壁之

旁，云：『此石拳然，此君蕭然。』劉意殊不樂；江久乃再續，云：『是謂歲寒之操，人與物以俱堅。』劉乃大喜。遂題兩句於江所題之後壁，云：『壁上有題好句，天應錫我老何難。』飲坐客，爛醉乃散。

司馬公聯句

溫公退休之暇，攜筇爲招提之游。其寺之下有峻嶺焉，公登是嶺，見二人坐於石上，揚然自得，公亦憩於其旁。忽聞二人聯句，公不覺微笑，二人尤輕視之。乃言曰：『公亦能詩乎？可聯兩句。』溫公曰：『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嶺頭上。』二人大笑。少頃，公曰：『詩猶未就。』再吟兩句曰：『乾坤只在掌擎中，四海五湖歸一望。』二人相視大驚，知其爲大賢，乃長揖而退。

棄竹杖詩

劉侍郎夔因赴省之時，攜筇徒步，道經三衢；臨登舟次，以所攜之竹杖投於江，乃口占詩以祝之曰：『曾伴仙翁出武夷，艱難險阻有扶持；我今去作朝天客，送汝爲龍到葛陂。』識者聞其詩，知此公志量不出人下，是年果登第。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二

榮貴要覽

戊辰親恩遊御園錄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臨軒策進士。辛酉壬戌，臚唱於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應一人。以六月戊寅，講鄉會於聚景園。謝源明月光、趙善恭作肅、劉煥晦伯、寶思文文仲、李正通彥中、雷霆復之、徐應龍仲通、趙善樵材父遣書幣來相席；鄒應龍景初先自章貢致餽，至是還朝，復主盟斯會。黃格誠之、李曼卿仲碩、蔡以中正孺、李桂景說、王洪之涂叔、真德秀景實預焉。調官較藝中都者三十人同席。先言還，弗及與者。時中書舍人太子庶子直學士院鄒應龍景初稟東宮，面奏得聖旨，特借御園。

鑑遠堂御書金字 講團拜

翠光亭

更衣

會芳堂

會素食五杯

西齋係會芳堂西偏，面北開門，一望皆荷花湖，平水如鏡。

涼觀以上四所，並青字御書，從正散柱直入，至照壁深四丈餘尺，一架梁下可坐六十餘人，更有餘閒之地。

分茶 勸酒七盞葷食

花光亭金御書八角

含風殿

松風閣青字

淩波亭

橘里

橙鄉

蓼洲

翫月亭八角

露華亭八角

蓮湖在鑑遠堂前彌望

蘭坡

芙蓉徑

柳嶼

桂林

柳陽

李蹊

菊坡

龍舟皆金妝鱗

凡四五十所，足蹟止到此而已。

含元殿

含元殿，唐初建造。鑿龍首岡以爲基址，形埤結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闌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

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佩，序立蠻夷酋長，仰觀王座，若在霄漢。議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於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曲江之宴

曲江池本秦世隱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采幄翠幃，而於隄岸；鮮車健馬，駕肩擊轂。上巳卽錫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采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蔥蒨，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花辰，翫清景，聯騎攜觴，疊疊不絕。

同昌公主

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出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金鎗、盆甕之屬，仍鑲金爲箎籬、篋筐，製水精、火齊、琉

璃、玳瑁等牀，悉飾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爲斗合，百寶爲案；又賜金陵銀末共數斛。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犀牀象席，龍團鳳褥。連珠帳，續眞珠爲之也；卻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乃卻寒鳥骨所爲也。又有鸛鵒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鸛鵒之狀；翡翠匣，積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果，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綵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煇煥。又帶鐲忿犀如意玉，時張瑟瑟幕於堂。其幕闊三丈，長一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之，則疏明之紋，如碧鈿之貫眞珠；雖大雨暴降，終不沾濡，或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也。紋布巾，卽手巾也；絜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火蠶綿出炎洲，絜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蒸煥之氣，不可衣也。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於南軒。良久，滿坐皆思挾纈。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蓮池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一夜買滿京盆池沈其下。上嘉其能。〔下闕〕

新編醉翁談錄卷之三

京城風俗記

予世居京城，自渡江以來，每思風物繁盛，則氣拂吾膺。暇日因命兒姪輩鈔錄一年景致及風俗好尚，無不備載。行將恢復，再見太平，當知予言歷歷可驗也。

正月

元旦，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正仗。百官皆衣朝服；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樂侑觴。侑音又，佐也。如不受賀，則詣東上閣門拜表而已。○三日，放士庶賭博，多撲元夕所用百品鐙籠之具。○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麵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酸餡也，餡中置紙簽或削作木，書官品，人自探取，以卜異時官之高下。貴家或選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塗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故歐公有詩，云『來時壁繭正探官』之句。○前一日，探聚糞壤，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韓文公送窮文尙矣。又石曼卿送窮詩曰：『世人貪利